

清风正气歌

清白夫妻传家风

■孙现富

东北的夜寒冷而漫长,忙碌一天的高自立终于静下心来给远在江西萍乡的女儿写信。

凝视着信笺,高自立迟迟没有动笔。一想到女儿,他禁不住再次落泪。自1927年跟随部队出发,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。他离家时,女儿刚出生8个月。没想到,一年后,女儿身染恶疾,落下严重残疾。如今,女儿已经20多岁。

这些年来,虽然没有见过女儿,但高自立的心中始终藏着对女儿的爱。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高自立故居,我曾看到过1949年8月和11月,高自立写给女儿的两封信。

“馥英女儿,二十多年没有写信给你,也无法照顾你的生活,原因是环境不好,写信给你,反怕害了你,寄钱又怕被国民党没收。现在我县解放了,故可通信……如有机会,我可能回老家一趟,或者要你母亲回家接你来我处……”

“吾儿现已年过二十,不知已婚否?如未结婚,暂时可不结婚,我拟送你入学,求得一项专门技能,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……”

当高自立得知女儿因病致残、生活很是艰难的消息时,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。他在信中,一再勉励女儿要自立自强。高自立一直憧憬着新中国成立后,能尽早与女儿团聚。遗憾的是,因积劳成疾,他于1950年1月9日不幸在沈阳病逝,时年50岁。

对于高馥英来说,虽然对父亲没有印象,但父亲的信一直鼓舞着她自强不息、奋发图强。1983年8月,久病不愈的高馥英自感时日不多,她专门

叮嘱儿子把两封家书和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、放大镜、钢笔等遗物,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。

纪念馆的同志说,按规定要付一定报酬,高馥英不同意。她说,父亲穷尽家中的一切支持、参加革命,儿女们不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,否则就对不起为党为国尽忠的父亲。一句话,让工作人员眼眶湿润了。

高自立先后担任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,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副部长、代部长,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、代主席,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。可以说,很长时间,他都担任着重要职务。然而,他始终过着清贫的日子,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穿了十几年。

由于高自立在长期的战斗中多次负伤,生活也十分艰苦,他的身体非常虚弱。虽然组织上有照顾,但他从来不搞特殊,即使有点钱也不舍得花,积攒下来捐给组织。他甚至还把妻子杨竞成做手工酱油赚来的吃饭钱,也都捐了公。

1950年1月,高自立病情加重。他看着泪眼婆娑的妻子,愧疚之意不时涌上心头。他参加革命后,与家人一别就是11年,家里人以为他早已牺牲,都劝杨竞成改嫁,但她坚决不肯。1938年,高自立辗转通过地下党组织给家里写去一封信,杨竞成才知道丈夫还活着。在组织的帮助下,她历经重重艰险才得以与丈夫相聚。弥留之际,高自立握住妻子的双手说:“如果我的病好不了,你就回头头村,照顾好家里的老母亲和残疾女儿,不要给政

府添麻烦。”

一边是丈夫的临终嘱托,一边是组织的挽留,还有很多在北京的延安老姐妹也多次邀请,希望她去北京生活。杨竞成谢绝了大家的好意:“我丈夫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辈子,临终前嘱咐我回家照顾老小,我得回去,既能照顾家人,也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党和国家做点事情。”于是,杨竞成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萍乡源头村,在那里当了一辈子农民。

位于萍乡源头村的高自立故居,是一幢普通的泥砖土房,四间两进。高自立曾在这里生活20多年,杨竞成从东北回到源头村后就一直住在这里。回到老家,杨竞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,但凭借在延安和东北的革命经历和见识,她积极给当地建言献策,为地方发展贡献了不少智慧。为此,她先后当选为县政协常委和省政协委员。

源头村距离县城来回60公里,每次开会时,杨竞成坚决不让接送。有时出差,看到别人吃剩的馒头,她悄悄捡起晒干,带回来分给孩子们。政府每个月发给她的补助,也被她捐给村里读书的孩子们。后来,县里提出给她安排住房、安装电话,都被她一一谢绝。

有一次,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来拜年,看到杨竞成家里生活艰难,很不忍心,劝她搬到南昌生活。杨竞成再次婉拒:“孩子们的文化水平低,比较适合在农村,不能给组织添麻烦。”邵式平听后很感动,多次在不同场合说:“作为革命先烈家属,本该享受优待,他们却甘愿扎根农村,还保持着淳朴的作风,永远值得学习。”

高原边防战士速写

■陈华新 田恭博

渐适应了高原生活。

二

透过哨所炊事班的窗口向外望去,目之所及都是皑皑白雪。

看着仓库里存放的食材,汤荣知道,色香味俱全的饭菜,能够抚慰官兵巡逻归来的疲累。然而在高原,“吃顿饭”不容易。这里水的沸点不足100摄氏度,好多食材煮不熟;高海拔缺氧让官兵的食欲减退;巡逻任务时间长,消耗大,就餐时间还不规律……

一次,一个小队运送给养物资,回到哨所时已是半夜。为了让风尘仆仆的战友吃顿饭,汤荣询问他们想吃什么。得到的回答是面条,这让汤荣有些为难。

思忖片刻,他还是决定做几碗西红柿鸡蛋面。给养单元一打开,小小的厨房热浪升腾,汤荣在其间忙碌着,不一会儿便把冒着热气的面条盛放在饭盆里。

小队的战士们吃完后,对汤荣道谢,便去宿舍休息了。收拾饭盆的时候,汤荣夹起几根面条品尝,这才发现口感有软有硬。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一锅夹生的面条。

汤荣心里不是滋味,此后他和面条较上了劲。一连几天,他都铆在炊事班。为摸索出在高原煮面的最佳时长和方法,他反复试验揉面的力度和次数,掐表测试行军锅、高压锅煮面条的时间……

山西籍列兵李维民生日那天,汤荣起了个大早,想着为李维民做一份家乡美食。当一碗香味四溢的刀削面端来时,李维民的眼眶湿润了。看着李维民脸上的满足感,汤荣也觉得很幸福。

有战友说,高原环境限制条件多,不可能面由俱到,劝汤荣不必如此劳心费力。汤荣回答道:“我的战位就是灶台,我的职责就是尽力让战友们都吃好吃饱。”

三

清晨,山风在窗外呼啸,发出呜呜的声音。

老兵殷守城早早起床,对着物资清单仔细核对,反复清点。入伍16年,执行过多次巡逻任务的他,对物资数量、装备型号了然于胸。这一次,他检查得格外细致。

殷守城即将退伍,最初他并不在这次巡逻人员中。他主动提出参加退伍前的最后一次巡逻任务,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向自己守护的边关道别。

“出发!”排长一声令下,他们乘车向着目标点位进发。

车窗外,皑皑雪山连绵不绝。望着熟悉的边关风景,殷守城心生感慨:“十几年来,边关的变化天翻地覆,但我始终忘不了曾经艰苦的戍边岁月。”

前几年,柏油路还没有修到哨所,所有的路都要靠双腿来走。冬季封山,来队探亲的妻子被大雪拦在半路上;物资匮乏,春节聚餐,一颗柚子大小的西瓜,一块一块切到最后像云片糕一样薄……殷守城动情地细数往昔戍边生活,同行官兵也听得入神。

行至一处山脚,官兵改为徒步行进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,山顶上熟悉的界碑出现在殷守城眼前。16年来,每次到达这里,他都如释重负般长舒一口气。这次,他感觉心中格外沉重。

殷守城缓步走到界碑前,伸出粗糙的手掌,轻轻抚摸着界碑,又用随身携带的布巾仔细擦拭着碑面。他的眼中泛起泪光。描红结束,官兵展开国旗,面对界碑庄严宣誓:“边防有我,请祖国和人民放心!”响亮的誓言响彻山巅。

返回哨所,殷守城拿出一摞新旧不一的笔记本交给下士周小鹏。这是殷守城记下的执勤笔记,字里行间饱含着16年时光中的坚守与担当。周小鹏伸出双手郑重接过,向老兵敬礼:“请老班长放心!”

感念

无锡联动保障中心某部营门口,3名年过七旬的老兵时隔40多年,再次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老兵伏所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:“我们又回来了!”……

这是今年5月无锡联动保障中心某部邀请建库老兵重返军营时的一幕。

40多年前,一批官兵走进巍巍群山,东西转战,修筑地下国防工事。在那物资匮乏、施工条件有限的年代,他们仅凭双手在荒山野岭间筑起“地下长城”。40多年后,该部官兵热情欢迎当年的建库老兵“回家”,聆听老兵们讲述奋斗故事……

—

今年4月,我们来到云南,走进老兵伏所明的家中。他看见我们穿着军装,激动地试着从摇椅上站起来。我们见状赶忙上前将他扶住。他的家人招呼我们落座。在小院斑驳的树影中,我们聆听老兵伏所明讲述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故事。

1976年,伏所明和同乡好友杨留建应征入伍,来到同一个单位。不久后,他们跟随大部队一路转战,修筑国防工事。

伏所明说,浇灌洞顶是工程最艰难的部分,必须一次成型,一旦开始,不能停歇。他拿着一张当年在库内作业的老照片,动情地讲述着,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了现场。那时恰逢夏天,洞内闷热难耐。官兵进洞不到10分钟,全身衣服就已湿透。几个小时下来,汗水顺着裤子流到筒靴内,在泥浆中每迈一步都异常艰难……

照片上,伏所明正专注地举着风枪施工,眼神中透着专注与自信。

“革命工作千百万,行行都能出状元;挖洞铺路真辛苦,他人坐车我幸福。”这是当年流传的一首小诗,也是伏所明和战友们工作的写照。忆起往昔的部队生活,伏所明说,忘不了和战友们一起钻荒山、踏野岭,一起望明月思故乡,一起啃着馒头话家常。

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展,他们有的退役回到故乡,有的就地安置,也有人永远地留在那片热土。伏所明说,与自己一同参军的杨留建就永远留在了那里。当时,杨留建已是副连长。在工作中,他常和连队的“大力士”们比赛,看谁搬的石头更重、搬得更多。他还和风枪手标兵比试,看谁打得更快更好。

“当时我复员回家没多久,便传来了杨留建牺牲的消息。”伏所明说,“我得知后,便匆匆赶到杨留建家中帮忙料理后事。部队的同志向我讲述了杨留建牺牲的经过。”

当时,施工进入关键阶段,杨留建发现隧道洞顶端悬着一块石头,如不及时排除,随时都有发生事故的可能。杨留建主动揽下排除危险的任务。他手持钢钎,爬到8米高的洞顶冒险。然而,洞内



卢沟桥:狮吼四章

■张桂柏

—

我蹲守永定河八百年
看炊烟漫过青砖,船桨摇碎夕阳
1937年的枪火咬穿夜幕时
我的石爪爆碎了星光
沉睡的城郭,在警笛里骤然惊醒

二

铁蹄碾过我的胸膛
同胞的血在齿间凝成暗红
古桥裂成地图的伤口
每道弹痕都在吐血
——这伤痛,漫过太行,漫过长江

三

赤旗擦亮我锈蚀的喉管
千万个我从桥堍站起
砖石也长出血肉
把钢钎拧成投枪,挑穿狼烟
骨头撞响骨头的黎明
直到鬼子跪成落日
沉入黄海的浊浪

四

如今我的鬃毛缠着和平鸽哨
却总在午夜舔舐弹孔里的清光
孩子们呵,那些不锈的弹壳
仍可能孵化带血的獠牙
我的低吼
永远悬在卢沟桥的脊梁

重返深山军营

■陈程孝 杨丹

三

清晨,一轮红日跃上山头,将高高飘扬的红旗映照得格外红艳。

“向老兵敬礼!”响亮的口令划破深山里的幽静。分列在大门口两侧的官兵齐刷刷地敬礼,目光随着老兵的行进而移动。

40多年后归来的老兵是青年官兵心目中的英雄,而军营则是老兵心中的念想。“这片热土上的变化让我们震撼不已。印象中,那些原来荒凉的乱石山,到处是碎石碴,现在已是一整片林子……”活动室内,老兵与青年官兵面对面交流。老兵颜建云讲起了内心的感受。

走出活动室,“杀!杀!杀!”喊声传来。训练场上,官兵正在进行刺杀操训练,嘶吼中杀气凌厉。老兵们看着虎气生风的青年官兵,纷纷竖起大拇指。

离开训练场,老兵王中林提议去看看官兵的宿舍,得到众人的赞同。

“以前我们的床板有这么宽……”刚踏入官兵宿舍,老兵伏所明就激动地上前一边比画,一边赞叹如今的生活保障条件。

参观宿舍期间,大家正巧遇上一队训练归来的战士。在官兵的帮助下,老兵们穿戴上新式装具,听着官兵的讲解,激动得连连称赞。“这个很棒啊,这个装备好!”老兵王中林浓重的口音中流露出满满的自豪感。

“副连长,我们来看您了……”夕阳西下,红霞似血,老兵伏所明眼含热泪,朝着巍巍青山喊出了埋藏多年的心声。在当年杨留建牺牲的隧道前,青年官兵和老兵列队郑重敬礼。

“感谢你们为我们圆梦,这辈子没有遗憾了。”接力棒交给你们,我们放心!”临别之际,老兵们紧紧握住官兵的手不舍松开。天色渐暗,老兵们踏上归途。“山知道我,江河知道我,祖国不会忘记……”队伍中,不知谁先唱起了《祖国不会忘记》。随着老兵的身影渐远,歌声愈发嘹亮。



清澈的爱(油画)

李卓作



长征

第6506期